

文：本報 張佩莉
攝影：本報 符智勝

優秀作曲家，回國了

钟启荣和他的外祖父都选择了音乐这条路，不同的是，外祖父是拉二胡唱客家山歌的民间艺人，而钟启荣是作品交由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。

■ 特稿

作曲家鍾啟榮

回國， 發掘古老的東方



“国际作曲家奖”总决赛当晚，台上的钟启荣很感性地说起他的外祖父，淡淡的哀愁，许多的感慨，在偌大的国油音乐厅里绕呀绕的，徘徊不去。

钟启荣和他的外祖父都选择了音乐这条路，不同的是，外祖父是拉二胡唱客家山歌的民间艺人，而钟启荣是作品交由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。外祖父抱着二胡郁郁终老，而钟启荣年不到30，就已经在音乐舞台展露头角！

在外祖父年轻的那个年代，没有人会尊称他为“民间艺人”，大家只管叫“那个唱山歌的”，语气里又总是透着不屑，因为音乐无法养活妻儿三餐温饱。

时代变了，钟启荣是幸运的，一路走来，虽然不乏颠沛困厄，但却也算扬眉吐气。

《Profile》

1971年生于柔佛居銮，居銮中华中学毕业，曾在首都MIA学院和中国西安音乐学院修读音乐原理和作曲。1996年赴比利时攻读作曲硕士班，1999年起频频在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，2004年载誉归国，年杪，在国油爱乐举办的“国际作曲家奖”中夺下大奖。

居銮 ◆ 吉隆坡 ◆ 西安

钟启荣15岁那年才开始学古典吉他，中学毕业后，父母希望他到日本大学深造，但他拒绝了，独自北上吉隆坡念音乐。

“我大哥在日本毕业，大姐台湾毕业，妹妹也是日本毕业，但我不想去，就跑到吉隆坡念音乐。”他顿一顿，续道：“我爸妈天天在园坵劳动，为的就是让孩子都能上学。对他们来说，我很叛逆，不过，他们仍然在经济上支持我，只是在精神上，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我的作为。”

1994年去了西安音乐学院，钟启荣遇到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人——饶余燕教授。

虽然执意学音乐，但是心里难免惶惶不安，以往上课时，老师只说“你学吧”，从来不说“你可以的”，饶教授则是第一个告诉钟启荣“你可以”的人。“饶教授的肯定，成就了我成为一个作曲家。他让我知道，一个作曲家必须先尊重自己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”

1996年，马来西亚仍然是一块音乐荒地，只有出走，音乐的梦想才能活下去。在饶教授的鼓励下，钟启荣去了音乐之都——比利时。

(文轉下頁)

(文接上頁)

成就人生的事業

西安 ◆ 比利时

在比利时，没有人会问你“为什么选择音乐”，在那里，音乐是生活，是成就人生的事业。钟启荣的音乐梦，在那里一天天地茁壮成长。

为了赚取生活费，钟启荣一直都是边念书，一边在台湾餐厅打工，直到参加作曲比赛赢得颇为丰厚的奖金后，才把工作辞了，专心创作。

说到比赛，他是名副其实的“常胜军”，自从1999年第一次在作曲比赛中得奖后，以后逢参加比赛必得奖，羡煞旁人。他爽朗的笑，大方分享参赛心得：“一个评审一天平均要看96份谱，如果你是评审，相信你会选择新奇的作品来看吧，那些学院派的作品，任谁也不感兴趣。”所以，参赛时，他专爱向高难度挑战，而且不按牌理出牌，奇兵出击，力求第一眼就捉紧评审的目光！

身为作曲家，参加比赛的另一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的曲子有被演奏的机会。再好的乐谱，如果无法化成音乐，就无法让人听见，一切只是徒然。“而且，只有经过演奏，才能不断修改作品。一份谱子往往要修改很多次，才能定稿。”



● 钟启荣和妻女的天伦乐；妻子嘉龄是钢琴家，目前在新加坡当钢琴老师。

比利时 ◆ 马来西亚

2004年携妻女返国后，即积极投入亚洲赛事，在“第二届汉城国际作曲家比赛”中夺下大奖后，年杪又在吉隆坡的“国际作曲家奖”中扬威，风头一时无两！

钟启荣说，回国，是想回亚洲看看，写一些跟东方靠近的音乐，譬如马来民族的卡美兰、韩国古乐、中国古乐等，向古老的东方发掘音乐养素。

不过，回来后，身边不断有人提出意见——以你目前的成就，推广音乐学院最好……钟启荣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是一个非常想在经济上得到很大回报的人。我只是愿意在音乐上有永恒的成就。我希望专注地写，我希望拥有创作的自由。我对音乐是奋不顾身，人家觉得你应该做什么，但我觉得不需要。”

他的语气坚定：“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很幸福了。”

後記

直到去年，钟启荣才鼓起勇气邀请父亲出席音乐会。他说，父母的支持对他很重要，他们不赞成他学音乐，却在经济上给予支持。如此矛盾，除了爱，没有其他。

访问到了最后，他特地在纸上写下双亲的名字——钟金、石玉英。他说：“希望你可以把这两个伟大的名字写出来。”